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九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李廷對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邦計部

鬻爵贖罪

尚書曰德懋懋官不聞以賄也秦漢以來乃懸納粟之令開鬻爵之品及鼂錯建議并許贖罪其初或因歲之薦饑兵之屢出邊陲餽運國用虛乏因立從權之制以濟一時之務蓋於免轉餉之役無讐斂之煩斯亦足食

之竒策愛民之深㫖也厥後作法於貪流風益蠹乃有貯之别庫入於私門寖以成獘莫之能救還於蠲課役之户度釋老之徒條制彌煩驅役不已政典益壊俗化彌薄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固在上者之所慎自非因時救急不得已者非可擬議焉

秦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級

漢惠帝元年十二月詔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

罪謂人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令贖罪入三十匹縑矣

六年十月令民得買爵

文帝後六年四月詔民得買爵時中大夫鼂錯説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謂民有饑相棄捐者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疲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

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風霜不求靡麗也饑之於食不待甘旨美旨也饑寒至身不顧亷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

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收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錢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饑寒之患周謂周徧而游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中人者處强弱之中也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

王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畆百畆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舉稱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

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販若市中賣物行也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説殘餘長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上所急求其償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粱好粟也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令俗猶謂百錢為一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乘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此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

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迕違也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民有爵農民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令

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復三卒之筭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又曰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也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池城邉池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輙近喻嚴周之甚也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擅專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之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

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三百石爵上造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以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為差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時司馬相如以貲為郎武帝時事邊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先為郎者增秩及入半者為郎庶人入婢奴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奴婢少者復終身多

者得為郎舊郎更增秩也倉

後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比歲頻歲也）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賦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秩並竭）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故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使

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下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皆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臣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姓東郭名咸陽並孔僅二人也咸陽齊之大鬻監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是時豪富皆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

下以風百姓其後桑宏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設會計事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吏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近臣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鷄走狗弋獵博戲也亂齊民所姓忠名也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諸坐博戲事吏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或曰被引者為其時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

書光禄勲中黄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宫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帝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帝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

天漢三年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大始二年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黄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以豪傑役使徒雲陵身為豪傑而役鄉里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為吏喜謂愛好也武帝末以待詔入錢

賞官補侍郎謁者因入錢而見賞官坐同産有過劾免同産謂兄弟也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三輔郡得仕門宅絜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輕其為人也右職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計謂出入之數

章帝地節三年西羌反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之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

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差次也八郡即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

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閑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于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之詩也言庶衆喜于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

是則其心先公後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政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之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皐人出財減罪以誅

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令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選之品金銖兩名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雖有五時服至朝皆

著皂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之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為後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境之不贍惟思也故金布令甲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境數被兵離饑寒離遭也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

費（同共給之也自此以上令甲之文）故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言此令文專為軍旅卒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嘗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强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軍興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成帝鴻嘉三年四月赦天下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賑贍者已賜直收食貧人謂收取而養食之助縣官賑贍謂出物以助郡之官也已賜直謂官賜其所費直也今方更入爵及免賦耳食讀曰飲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第十四爵也更音工行切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先以為吏則遷二等二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第九爵也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詔天下徒已諭歸家顧出錢月三

百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

王莽時維陽張長叔薛子仲貲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後漢明帝以中元二年二月即位十二月甲寅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右趾謂刖其右足次則左足次劓次髡次髡鉗為城旦舂城旦者晝日司寇虜夜暮築長城舂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次鬼薪白粲次隸臣妾次作司寇其未發覺詔書到先

自告者半入贖
永平十五年二月辛丑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髠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十八年三月丁亥詔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髠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辛卯詔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

至髠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冦三匹吏人有罪未
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元和元年八月癸酉詔亡命者贖各有差
章和元年九月壬子詔亡命者贖死罪縑二十匹右趾
至髠鉗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冦三匹吏民犯罪未
發覺詔書到日告者半入贖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郡國中都官繫
囚死罪贖縑至司冦及亡命各有差

八年八月辛酉詔自死罪已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丙戌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二年四月丙寅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

元初二年十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罪

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為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

延光三年九月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詔燉煌隴西及度遼營其右趾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

永和五年五月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漢安二年十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以下出

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

桓帝建和三年八月庚寅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延熹四年七月占賣關内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建寧元年十月甲辰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熹平三年十月癸丑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四年十月丁巳令天下繫囚罪未决入縑贖

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内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園立庫以貯之私令在左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是時太尉段紀明樊陵司空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名重北州歷位郡守九卿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

小靳可至千萬靳顧惜也程夫人于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烈于是聲譽衰減曹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

三年八月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五年七月癸酉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中平四年九月丁酉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是歲賣關内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晉武帝嘗南郊禮畢問司隷校尉劉毅曰卿以吾可方

漢何主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趙石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

宋前廢帝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

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石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穀二十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

後魏孝明帝初任城王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令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犯十杖已上

百姓鞭巳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慱二百以漸脩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寢不行

孝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廪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統若不入京倉入

外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者七百石入京倉者三百石授縣維那

永安三年二月詔曰關隴遭罹寇難燕趙賊逆馮陵蒼生波流耕農靡業加諸轉運勞役已甚州倉儲實無且懸匱自非開輸賞之格何以息漕運之煩凡有能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不限多少粟畢授官

唐肅宗至德元年九月以軍興事殷國用不足詔權賣官及爵度僧尼節級納錢時裴冕為相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僧尼道士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為獘

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勑迴授餘人

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廻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殁之後亦任廻與近親又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曽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如未曽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

事官并勲階邑號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户内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敇條外有悉以家産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上情願致仕官者每色内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内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德宗貞元四年正月制軍州官吏寄客能務農業入粟助邊量其多少酬以官秩

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詔曰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多登屬以軍府虛貧未任收糴將設權宜之制以成儲蓄之資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于定州納粟五百石放同承優出身仍減三選聽集納粟一千石者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納粟二千石者超兩資授官如先有出身及官情願減選者每納三百

石以減一選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䟽曰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定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封關内侯及公卿已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曽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降明勑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已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

選千石已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勑李琪所論召募轉倉斛斗與官行賞委租庸司下諸州府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邦計部

重歛　希旨　交結

重歛

古者賦有藝而歛有時故財不匱而人不怨蓋事舉其中取之以道也傳曰作法于凉其獘猶貪其或用度靡節事役滋煩始以邊鄙之聳加以軍旅之動故取之過

籍率其倍征有餘則謂之豐財不足則因而變法乃至行誅求之政侵削于下畜掊克之臣聚歛為務上有罷民之失下有浚我之歎雖經費之暫足亦靡獘之實多儻或事責從權舉非獲已迫于用度人如之何雖出于一時亦致遠恐泥然而射利無厭殘民以逞借曰無害人不信也夫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其有旨哉

夏桀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絶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剥夏之邑居征賦重也

商紂都河内朝歌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又紂重賦傷民斂聚怨讐之道

魏侯時詩不載侯之謚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故作石鼠之詩云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

之譏重斂也

昭公四年鄭子産作丘賦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産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已為蠆尾謂子産重賦毒害百姓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去重斂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盍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十一而稅

秦始皇時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男

子力耕不足糧饟（古餉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澹古贍字）海內愁怨遂用潰畔（下逃其上曰潰）又云秦為亂政頭會箕歛（家一頭數出穀以箕歛之也）以供軍費財匱力盡

漢武帝元狩四年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繢繡也繪五采而為之）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

造銀錫白金雜鑄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次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撱圓而長也音他果切先是匈奴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卬音五剛切縣官空虛御史大夫張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并兼之家

舞文巧詆以鋪法又大農丞孔僅東郭咸陽言異時筭軺車賈人之緡貰錢有差小異時言往時也軺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軺音弋昭切緡音武巾切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貰除也貸便與也貰音式制切貸音士載切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切率緡錢四千而筭一率計有二十錢者則出一等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筭此制也身非為吏之例非三老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筭比音必視切商賈人軺車

二算商賈人有軺車人使多出一筭重其賦　船長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悉盡也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黄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

六年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强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説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本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門沈黎文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比音頻寐切傳音張阮切被音吏義切而初郡又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間歲隔一歲費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為貲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

宣帝五鳳四年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上言增海租二

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

王莽天鳳六年一切稅天下吏民貲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

後漢順帝永和六年七月甲午詔假民有貲者户錢一千

靈帝中平二年南宮災宦者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晉孝武太元八年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徐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

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戸内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迴便自逃匿戸口歲減寔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疋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沈懷文具陳民困綵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

隋煬帝時東西遊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

唐代宗大歴末韓滉為戸部侍郎判度支苛剋頗甚覆治按牘勾剥深文人多咨怨德宗嗣位素惡滉掊克改為太常卿羣議未息又出為晉州刺史

德宗建中三年四月太常博士韋都賔陳京建議以為泉貨所聚在于富商錢出萬貫者請留其萬貫為業有羨官借以給軍計天下不借一二十商人而國家數年

之用足矣德宗從之許罷兵後以公錢還之仍令度支
條上判度支杜佑以是時諸道軍用三月費錢百餘萬
貫借商若獲五百萬貫可給數月矣乃詔京師大索異
盈五百萬貫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令薛苹荷
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輙遣榜笞人不勝寃痛
或自縊而死京師囂然如被盜賊統計田宅奴婢等估
纔餘八十萬貫又以僦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
借其四分之一封其櫃窨長安為之罷市百姓相率千

萬衆邀宰相於道盧杞懼無以遏乃疾馳他道而歸由是禎復奏市錢不足百貫粟麥不足五十斛者免僦櫃納質積所得與借商兼計纔二百萬貫人亦竭矣

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道悉如淮南又搉鹽每斗更加百文

四年六月初稅間架除陌錢時馬燧李懷光李抱真李艽四節度之兵屯於魏縣判度支趙贊以軍須迫蹙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筭除陌錢間架法凡屋兩

架為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筆執筭入人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出筭者動數千萬人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筭二十一益加筭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筭之市主人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賣買隨自署記翌日合筭之有自貨易不用市牙者驗其私簿投狀自道其有隱

錢百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於其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

貞元八年四月劒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加税十二以增給官吏從之

五月初增税京兆苗畝三錢以給掌閑彍騎

憲宗元和十一年王師討蔡州吳元濟是時州縣近淮西者行輸尤苦東畿供饋車常數千兩相錯于路每車

駕三牛將卒有副所在霖潦汝潁汎溢饋車多阻其至者或不以時歸之于是東畿有以驢耕者

十一年九月罷湖南觀察使韋貫之為太子詹事仍分司東都時軍用轉乏亟責諸道進獻貫之坐率管内刺史錢助軍故有是命

十四年六月丁巳判度支皇甫鎛重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都兩税榷酒鹽利度支米價等疋段加估定數詔許之其先下州府監院連四月二十五日勑牒更

不在行用限鑄急於掊聚先是奏近年天下所納鹽酒等利擡估者一切追行詔既可給事中崔植抗論以為用兵歲久百姓凋弊往者雖估踰其實今固不可復追疏奏命宰臣召植宣旨嘉諭許輟已行之詔物議大罪鑄而美植鑄懼至是乃文前過且重條奏請申勑以示之及鑄作相剥下以希旨時李渤為庫部員外郎會陳許節度使郗士美卒令渤充弔祭使路次陜西渤上疏曰臣自出使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

户今纔四十餘户閿鄉縣本有三千户今纔有一千餘户其他州縣大畧相似其弊所自起于攤逃大約十家内一家逃亡即攤賦税使九家共出税額長定有逃既攤似投石井中不到底不止攤逃之弊户不盡不休此皆聚斂之臣競刻下以奉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伏乞詔書絶其攤逃以見在户家産錢數爲定其餘有欠且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于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繇此而云已太平者是邪佞

之臣也伏乞陛下察而逐之疏奏仍具狀申中書門下
穆宗長慶元年六月知懷州河陽節度參謀兼監察御
史韋珩奏論當州元和九年秋至十四年夏准旨額外
加徵幷節度使司見簡苗徵子及草等共計五百六十
萬三千五百八十石束詔曰前刺史烏重胤等並位居
守土職在牧人加稅縱緣軍須宜得不先聞奏遇赦雖
當原宥亦合量有科徵烏重胤令狐楚魏義通等宜各
罰五月俸料知州官釋放

敬宗寶歷元年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一百萬疋仍請日進二萬計五十日方畢播自掌鹽鐵正入不充而羨進相次侵求聚斂迫于星火

文宗太和九年九月鹽鐵轉運使王涯奏請變江淮嶺南茶法并請加稅以贍邦計十月加宰臣王涯開府儀同三司兼諸道鹽鐵轉運搉茶使初鄭注自謂有經濟之方帝問以安人富國之術無以對因請搉茶涯知不可而不敢違及詔下商人計鬻茶之資不能當所搉之

多復以江淮間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其直分命使者主之江淮人什二三以茶為業皆公言曰杲行是㪍止有盡殺使人入山反耳兵興以來山澤江淮海搉筦之利無遺逸矣利益歸于上民益窘于下涯尚欲希恩加税重用其法以窮其入

後唐末帝清泰元年詔禁軍鳳翔城下歸閲帑藏無貨財率城中士庶至於鬲釜之類亦估給及經雍華陜率如鳳翔士民之家不勝其苦至京師三司調計左藏金帛不過二三萬續内外貢奉計外少四十五萬緡詔盧

質而下卒配京城市民及舍屋計不過六萬緡帝怒軍巡使下獄命供奉官丁昭溥史思温為軍巡使晝夜督促因繫滿獄貧民不濟有投井自經者而軍中揚揚于市四坊民聚詬云爾為主征行勞苦不羞見天子俾我輩鞭胸打背出賞錢莫氣槩揚揚天眼會有開時也帝聞之不懌是夜李專宿于禁署讓之曰韓昭胤首鼠我不責辦卿士人子弟嘗言有才術令致我至此不能運度以濟時事留才術何所施也專惶恐待罪良久

奏曰臣才力駑劣屬當興運陛下猶垂録任無以裨益
聖朝然府藏空竭軍賞不給非臣之罪也臣思先皇棄
代之際是時府庫盈實已竭繼以鄂王臨朝紀綱大壊
縱有無限之財賦不能滿驕卒谿壑之心所以陛下孤
立岐陽而得天下臣以為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須刑
政立于上恥格行于下賞當功罰當罪乃理道也若陛
下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頼之軍徒困蒸民存亡未可
知也今宜以見收財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而希茍悅

帝然之故有是給數二十餘萬緡
漢少帝時王章為簡校太尉同平章事判三司專於權
利剥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輸
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
二斗目之為雀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
十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民有詐
田者雖無數十口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額以
增邦賦曽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郡官

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閒雜命物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擡估章亦不滿其意隨事更令添估章急於財賦峻於刑法民有犯鹽麴之令雖絲毫滴瀝盡處極刑吏緣為姦民不堪命

希旨

禮曰寧畜盜臣不畜聚斂之臣以害其民也況復希意先指要寵固恩以剋下為忠以媚上為德重莞榷之禁增賦歛之規罔卹天災謬陳經據供億夫費底貢羨贏

務竭民財以從主欲雖賜予蕃庶光寵隆極蓋無取焉

唐宇文融玄宗開元中為觀農使與楊慎矜父子以勾剥財物爭行進獻而致恩顧

王鉷天寶中為户口色役使以希旨事勾剥財物百姓雖給復一年鉷即徵其脚錢廣張其數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賞賜頗盛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鉷探旨意歲進錢百億萬貯於内庫以恣主恩賜賚鉷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税物帝以為鉷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

益厚待之

楊國忠天寶中為戸部侍郎判度支謟諛以利隂中為已之功玄宗幸左藏庫賜文武百官縑帛有差時國忠徵夫丁租地稅皆變為布帛用實京庫屢奏帑藏充牣有踰漢制帝是以觀焉又賤貿天下義倉易以布帛於左藏庫列造數百間屋以示羨餘請與公卿就觀之又詐言鳳凰集於庫

第五琦肅宗乾元初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

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内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為便故不復出

劉晏代宗大歴中為東都江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鹽鐵等使江淮茶橘晏與本道觀察使各歲貢之皆欲其先至有土之官或封山斷道禁前發者晏厚以財力致之嘗先佗司縣是不為藩鎮所便

裴延齡德宗貞元中為户部侍郎判度支嘗因奏對請積錢帛以實帑藏帝曰若為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元

天寶中天下戶僅千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尚或有缺自兵興以來戶口減耗大半令一官可兼領數司伏請自今已後內外百司官闕未須補置收闕官祿俸以實帑藏後因對事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袱以多年之故似有損蠹欲換之未能對曰宗廟事至重殿袱事至輕況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帝曰本分錢何也對曰此是經義證據愚儒常材不可能知陛下正合問臣惟臣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當為三分一

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物也只如鴻臚禮賓諸蕃客至于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羸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宫厨皆極簡儉所用外分賜百官充俸料飡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厨者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況一祴帝曰經義如此人總不曾言之頷之而已

李錡貞元末為鹽鐵轉運等使天下㩁酤漕運繇其操𠜶專事貢獻牢其寵渥

裴均為尚書左僕射判度支憲宗元和三年五月奏請取荆南雜錢萬貫修尚書省許之均前鎮荆南自言府庫饒羡因有是請時議非之

王播為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元和十年討淮西憲宗以饋餉為功播能積聚號為羡餘専有貢獻帝頗顧遇超遷禮部尚書穆宗即位復進用播刑部尚

書充諸道鹽鐵等使長慶元年冬十月特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當長慶時中外政權多所假借播本因權故得擢升大用及在相府無所弼諧頗不厭公望居半歲以簡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為淮南節度仍領轉運鹽鐵如舊至淮南遇歲旱有至骨肉相食者播方務聚斂貢獻人益怨之四年四月罷鹽鐵轉運使以王涯代之來年復以使務令播就淮南統之諫官大臣章疏迭上終不能阻播關通之計當元和中

兩河宿兵發運殆無虛歲播掌財賦以希恩取媚特每歲送錢號爲羨餘寶歷元年十二月進羨餘綾絹五十萬疋又太和元年五月己卯自淮南節度兼諸道鹽鐵轉運進綾絹三萬疋丙戌又進銀榼二百枚銀盖椀一百枚散椀二千枚綾絹各二十萬疋並稱鹽鐵羨餘播自淮南入朝方圖大用故極其進獻仍偽以羨餘爲名九月播進玉帶十三條四年正月丁亥進羨餘綾絹二十萬疋皇甫鎛判度支元和十三年正月進錢二萬貫

鹽鐵使程异進絹十萬疋並號羨餘

王遂為光禄卿充供軍使元和十四年討鄆州李師道調兵食三百萬及賊平遂進羨餘一百萬繇是拜沂海等州觀察使

王涯為諸道鹽鐵轉運使文宗太和四年四月庚戌進第九船羨餘綾絹一萬疋癸丑涯進第十船羨餘綾絹二萬疋十月王涯進降誕綾絹羅錦絲等共一萬二千八百疋銀器一百事十二月戊寅涯進羨餘綾絹前後

凡八百餘疋五年二月庚辰涯進羨餘疋段進銀碗一千五百口丁酉涯進羨餘綾絹共十萬疋八月戊寅涯進羨餘絹二萬疋甲申涯進羨餘綾絹二萬疋九月辛丑涯進羨餘綾絹二萬疋六年六月涯進羨餘絹二十萬疋

王起判度支太和四年十月進綾絹夾纈雜絲等共一萬四千三百疋御衣一副鏡一面諸方鎮稱是

交結

夫位司邦本職在均輸或請謁以求名或朋附而固寵安交要路謟事中人總計失于成謀節均虧于適用利權莫舉經制靡修信不可委以計會之任助于富庶之政也

唐元載肅宗元年為户部侍郎度支并諸道轉運使與倖臣李輔國善輔國妻元氏載之諸宗因是相昵狎時輔國權傾海内舉無違者會選京尹輔國乃以載兼京兆尹載意屬國柄就輔國懇辭京兆尹輔國識其意然

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轉運使如故

劉晏代宗寶應初爲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等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爲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等使當時權勢或以親戚爲託晏亦應之俸給之多少命官之遲速必如其志然未嘗得親職事

班宏德宗貞元中以爲户部尚書爲宰相竇參度支使

之副每奉詔營建宏必極壯麗覩程課役又厚結權倖以傾叅知為上所疎乃讓度支使遂以宏專判

李錡貞元中為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具以天下搉酤漕運繇其操剸以故額有驕恣專事貢獻牢其權寵中朝柄事者悉以利交之

程异貞元末為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揚子留後順宗即位王叔文恃恩亂紀時之捷給見利者皆附焉异亦被引用叔文敗出為岳州刺史翌日又貶柳州司馬

薛謇貞元末為代北營田水運使善畜牧有良馬時以賂朝權及中貴人時中官薛盈珍有勤力於元和初謇以族人附進盈珍頗延譽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遷福建觀察使

張平叔穆宗長慶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平叔險狡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私嬖倖多狎之

王播長慶末為淮南節度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敬宗即

位罷鹽鐵轉運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珍異令腹心吏内結守澄以為之助守澄乗間啟奏言播有才上於延英言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姦邪交結寵幸復求大用天子沖幼不能用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銅鹽之内巧為賦斂以事月進名為羨餘其實正額務希奬擢不

恤人言

王涯文宗太和末為司空領鹽鐵轉運使江南榷茶使涯與判度支王播交結中尉王守澄請託中納材木至開成元年正月勑度支自此不得收貯材木如或宣索即以其直市供諸色作料亦如之先是度支奏舊管右神策軍及諸色人假商人名中納材木計支價值三十三萬二千四百餘貫所中材木荼無至者御史臺推鞫皆涯播之中納故有是命

王彥威文宗開成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服于度支中估判使多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明年彥威大結私恩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其躁妄

一說開成二年四月彥威奏左神策及立三軍共中納衣賜紫綾二萬二千五百疋請與收納從之近年諸司於度支納貴貨蠹國用積弊不能去之自開成初時降明詔禁斷至是彥威以仇士良威福日熾故復為奏請時論大為不可

册府元龜卷五百十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邦計部

贓敗　誣罔　貪汚

贓敗

夫均其民財制茲國用斯為重任必俟能臣茍才識之有愆則經費之不足若乃師徒待濟失饋運之期水旱為災乏防虞之備弗克莅事皆謂曠官自拘司敗又何

悔焉

漢鄭當時為大司農時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屈盡也其勿切當時任人賓客僦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作僦也僦謂受顧賃而載運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僦音子就切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陰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

唐韋挺為太常卿太宗將伐遼東令挺先運軍糧河北諸州取挺節度挺歷職清顯無他材術徒以關中舊望時見優寵性自矜尚頗以敖物致譏行至幽州但置酒

高宴又不先簡河路遽出庫物造船六百餘艘役名百姓貞觀十八年秋運米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方知運漕壅塞乃大徵夫役以廣渠道挺既失支度方懷憂懼晝夜驅迫箠楚亂加官人百姓莫不愁苦船米竟不得進更屬雪寒遂下米於臺側馳傳以聞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尚拙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今言糧米未發甚無謂也會太宗遣使往挺所檢覆路渠使人迴具陳其狀并言必欲十九年出師恐米

無濟軍之理太宗大怒令將作少匠李道裕代挺發使
械挺赴雒陽除名仍遣從軍
第五琦為户部侍郎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
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淮南
館驛等使乾元二年以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
琦以國用未足幣重貨輕乃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
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與
乾元錢及開通元寶錢三品並行既而穀價騰貴餓殣

死亡枕藉道路又盜鑄爭起中外皆以為琦變法之獘

封奏日聞是年貶忠州長史

蘇弁為户部侍郎判度支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汴

州司户叅軍

潘孟陽憲宗初摧知户部侍郎時既誅王叔文乃以杜

佑專度支事請孟陽為副帝新即位乃命孟陽巡江淮

省財仍加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帥之理孟陽以

氣豪權重所至唯務賞宴肴縱每歷鎮府傾涸酒饌與

婦女為夜飲奔走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為大理卿

楊於陵為兵部侍郎判度支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為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移牒度支於陵不為之易供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憲宗怒貶於陵桂陽郡守

王彥威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邊軍上訴衣物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為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彥威殊

不介懷入司視事及入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

後唐孔謙為租庸使莊宗同光三年秋雨河大水戶口流亡都下供饋不充軍士乏食謙日於上東門外竚望輦轂計數旋給諸軍各出怨言以至於亂明宗至雒陽乃下詔暴謙罪惡削奪官爵斬於都市籍沒其家

孟鵠明宗初為三司副使出為相州刺史會范延光再典樞機乃徵鵠為三司使鵠專掌邦賦操剸依違名譽

頓減朞年疾發求外任乃授許州節度使不周歲卒

晉賈元珪少帝時為膳部員外郎開運三年左降秦州觀察支使以監安州搉稅不及舊數故也

誣調

古人有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且聚斂之臣猶害於政況其掌邦計之重蓄誣調之心或虛張名目多設鉤距或逞其剛愎謀害俊乂惟冀希於主意殊不恤於人言罔察夫凋民之力謂其有富國之術及夫公

輔發其誕妄生民空於杼軸亦乃稔於謟詐安於柄用斯亦有國之巨害也

唐宇文融玄宗開元中為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充搜括逃戶使於是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虚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為客者歲終得客戶錢數百萬融繇是擢拜御史中丞尋兼戶部侍郎

王鉷天寶中為御史中丞勾當戶口色役使時有勑給

百姓一年復鉷即奏徵其脚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輸納物者有浸漬折估皆下本郡徵納恣行割剥以媚於時人用嚣然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鉷探旨意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内庫以恣主恩錫賚鉷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税物帝以為鉷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韓滉代宗時為戸部侍郎判度支大歴十二年秋霖雨害稼京兆尹黎幹奏畿縣多損田滉執云幹奏不實乃

命御史巡覆迴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渭南令劉瑑曲附滉言所部無損户部分巡官御史趙計復簡行奏與瑑合帝覽而疑之命御史朱敖再簡渭南損田三千餘頃瑑計皆伏罪貶滉弄權樹黨皆此類也俄改太常卿羣議未息又出為晉州刺史憲宗即位滉為鎮海軍節度使貞元二年尚書右丞元琇判度支以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帝以滉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

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自揚子而北皆元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切病之乃於江東鹽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乃誣奏之以為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萬於國有害請罷之帝以問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約與米一斗均至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運所費三百耳豈至萬乎帝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為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滉度支諸道轉運等使遂逞宿怒誣

奏琇罪貶雷州司户其責既重舉朝以為非

裴延齡德宗時為司農少卿貞元八年守本官權領度支自揣不通食貨之務乃多設鉤距名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言天下每年出入錢物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在一庫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别貯久負耗賸等庫及季庫納給諸色錢物帝皆從之且貴欲多張名目以惑帝視聽其實於錢物更無增加惟虛費簿書人吏耳其年遷户部侍郎判

度支京西有汚池畢濕處時有蘆葦生馬亦不過數畝延齡乃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牧放比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為内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與苑廐中無别帝初信之言於宰相宰相對曰恐必無此帝乃差官閲視事皆虚妄延齡既慚且怒又誣奏京兆尹李充為百姓妄請積年合市物價特勑令折填謂之底折錢常因奏對請積貯錢帛以實帑藏帝曰若為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

元天寶中天下戶僅千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尚或有
缺自兵興以來戶口減耗大半今一官可兼領數司伏
請自今巳後内外百官闕未須補置收其闕官禄俸以
實帑藏後因對事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袱
以年多之故似有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
袱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帝驚曰本分錢者何也對
曰此是經義愚儒常才不可能知陛下正合問臣惟臣
能知之准禮經天下賦稅當為三分一分乾豆一分充

賔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只如鴻臚禮賔諸國蕃客至於迴鶻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羸羨甚多况陛下御膳宫厨皆極簡儉所用外已賜百官充俸料飡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厨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錢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何况一袄帝曰經義如此人總未曾言之頷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於近同州簡

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七八十尺帝曰人云開元天寶中側近求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皆須於嵐勝等州採市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寶物皆處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現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十年陸贄秉政帝素所禮重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帝以為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帝不悅是時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事相關皆證延

齡矯妄帝罷陸贄知政事為太子賓客誇充銛悉罷職
左遷十一年春暮帝數畋于苑中時久旱人心憂惴延
齡遽上疏言贄等失權怨望令專大言於衆曰天下災
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闕諸軍糧草以激怒羣情後數
日帝又幸苑中適會神策軍人訴度支欠廐馬芻草帝
思延齡言即時廻駕因發怒遂斥逐贄充誇銛等朝廷
中外惴恐延齡方謀害朝中正直之士會諫議大夫陽
城等伏閤上疏固諫事遂且止陸贄等雖貶黜延齡憾

怒未已乃掩捕充腹心吏張忠拷掠捶楚令為之辭云充前後隱沒官錢五十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託權貴充妻嘗於車檐中將金寶繒帛遺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示之詞具於款占忠母及妻等散於光順門匭使進狀訴宽詔御史臺推問一宿得其寔狀事皆虛妄延齡又奏京兆府妄破用錢穀請令比部郎中崔元翰覆勾元翰嘗為陸贄所黜也及比部奏京兆府穀帛又無交加二年三月加戶部尚書依前判度支是

歲諸道鹽鐵轉運使王緯奏度支所奏諸道州府欠諸色錢四百餘萬貫臣檢勘得各州府報具有破除及申送處先是延齡奏此錢為羨餘請進奉別收貯以圖恩寵至此緯以實奏之延齡大怒始與緯有隙是時穆贊為御史中丞延齡屬吏有贓犯贊鞫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款聞延齡誣贊不平貶饒州別駕延齡既鋭意以苛刻剥下附上為功每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

所未甞聞帝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欲訪問外事故斷意用之

杜亞貞元中為東都留守既染風疾又希恩寵乃奏請開苑内地為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亞不躬親部署但委判官張薦楊胦初奏請取荒地營田其苑内地堪耕食者先為留司中官及軍人等墾食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錢舉息與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村鄉收歛百姓所得菽粟悉

將還軍家畧盡更無可輸稅及充糧食由是大致流散又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無政亞自此規求兼領河南尹事既不果德宗漸知虚誕乃以禮部尚書董晉代為吏部留守召亞還京師

蘇弁代裴延齡為戸部侍郎判度支貞元十三年三月弁奏諸道州府各遭旱損其諸州府有貞元八年已前見貯米麥斛斗三百八十萬石請各委州府借貸令秋成熟後依本數却納可之輿議以其米麥等多散在百

姓間歲月已久人户流亡無從徵得弁此奏但為虛妄耳

李實簡校工部尚書司農卿貞元二十年春夏旱關中大歉實為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疾苦實曰今年雖旱穀田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有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斂者

皇甫鎛憲宗元和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度支時内

出滯貨付度支估賣多陳朽之物鏄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縠繒綵觸之而化隨手散壞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宰臣裴度與鏄延英奏事度因盛言軍所得衣賜皆積年敗物可視不可觸軍士咸怨鏄因引其足曰此靴乃內庫出賣者臣以俸錢百千買之堅新可以久服所言不任用皆詐也帝然之由是益無所憚

賀拔志穆宗時為度支水邊營田使長慶四年六月丁亥振武軍節度使奏志以仍自割不死志前奏營田數

過實將圖功效及命主客郎中白行簡覆驗志不勝其
懼遂欲自裁
張平叔為鴻臚卿判度支長慶二年因延英對回詣相
府云面奉恩㫖除户部侍郎職如舊間二日詔方下初
幽鎮行營諸軍以出境仰給度支者十五餘萬人魏博
滄景之師皆壓賊境而壘亦藉兵數徵計司所給自南
北置供軍院其布帛衣粟往往不至供軍院遽為諸軍
强見驅奪懸師前鬬者反無以支給其饋餉主吏由此

得罪者前後相次平叔知國用空乏遂以牙計得司邦賦至是又寵之地卿然竟無術以救其闕黜塵顯級人皆罪之

王播敬宗時為淮南節度使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内巧為賦斂以事月進名為羨餘其實正額務希奬擢不恤人言

貪污

詩云貪人敗類傳云貪以敗官為墨盖貪而不敗者未

之有也夫小人縱欲棄義貪冒崇侈心甚丘壑莫之盈厭語利於市猶為不可況夫總管榷之任舉飛漕之職内度經費外調輿賦罔能避白圭之玷全素絲之潔惟以取舍由己奢僭是圖虐下以刑傾衆以勢侵盗于國誅求于民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以至苞苴盈門簠簋不飭罹罪罟伏歐刀而不悔焉何狥財瀆貨之至是也

漢田延年為大司農先是茂陵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死者歸蒿里葬也故曰下里又曰以數千萬錢為本而貯此物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方上事壙中也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有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悉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一乘為一兩僦謂賃之與僦直也藏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及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

唐吳裴代宗時為舟水轉運使襄王府司馬大厯二年與判官大理司直殷釪音于並坐贓配流嶺外裴等以戚屬得入中禁妄陳利害督錢穀之物貪冒貨賄更相糾訐及訊鞫奸贓悉露帝深惡之

崔渙為御史大夫税地青苗錢使渙給百官俸物不平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代宗詔尚書左丞蔣渙等訊鞫數日以渙及判官等贓狀聞貶渙為道州刺史判官出削有差初渙為屬吏希中以下估為使料上估為百官料

有司訊鞫涣無詞以對乃坐是貶

鄭浪德宗時為度支山南東道巡院貞元四年九月坐乾沒財物徵擾平人質其妻女𦆵黷士類醜跡姦情枉法殊死宜令所在決重杖一頓處死

徐粲貞元中為御史中丞主揚子院鹽鐵轉運粲既不理且以賄聞判度支使竇參欲代之副使班宏執不可

户部侍郎張滂至揚州按粲逮僕妾子姪得贓鉅萬乃徙嶺表

裴延齡貞元中為户部侍郎判度支旣病多載運度支官庫中錢物歸私第無人敢言

李錡貞元中為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鹽鐵漕輓之利積於錡之私室而國計日耗

于臯謩憲宗時為行營糧料使元和六年五月坐犯諸色贓計錢四千二百貫并前糧料使董谿犯諸色贓計四千三百貫又於正額供軍市糴錢物數内抽充羨餘公廨諸色給用計錢四萬一千三百貫勑于臯謩董谿

等項以山東興師饋運務重朕名於內殿委以使車誠厲激揚非不誠切亦謂盡力成務減私奉公而乃肆意貪求曾無忌憚擅請時服乾沒軍資負恩敗法一至於此據其罪狀合寘極刑以其嘗列班行皆承門序弘以好生之澤免其殊死之辜是俾投荒期於勿齒阜暮除名配流春州董谿除名配流封州其判官崔元受韋岵薛巽王湘等並貶嶺外阜暮谿行至潭州並專遣中使賜死

六月丁丑御史臺奏推問前行營糧料使判官元脩及典吏等計贓一千萬宜并付京兆府各決重杖一頓處死

權長孺為鹽鐵福建院官元和四年十一月坐贓一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求哀於宰相崔羣因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羣對曰陛下即捨之當速使入往若待正勑不及矣帝乃使品官馳往止之翌日詔杖八十長流康州

張宗本穆宗時為山劍三川推鹽使長慶元年坐盜用東川院及諸監院耗剩錢共一萬五百餘貫推按明驗前勑決痛杖一頓處死會逼降誕日宗本子贄進狀請代父命帝因貸死決杖八十配流雷州

羅立言敬宗時為鹽鐵河陰留後簡校主客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寶歷二年七月坐和糴米價不實計入已贓一萬九千三百餘貫制削兼侍御史立言贓狀狼藉不死為幸而所責止於削去冗秩執事者侮易典法亦云甚矣

韓益文宗時爲金部員外郎判度支案開成元年十月貶梧州司戸參軍益初爲度支推巡官累至員外郎判案子弟僮僕與人吏交通御史鞫訊計贓三千餘貫半是擬贓及前爲推巡時所犯帝問御史中丞歸融曰韓益所犯與去年盧元中姚康孰甚融對曰元中與康枉破官錢三萬餘貫韓益乃取受人事𠘧之殊輕遂有是貶

梁趙巖爲租庸使天下貨賂半入其門奢侈不法自古

無比每日之費破錢數萬僦斂商販其徒如市天下良田美宅可有千計

後唐尹玉羽明宗時為解縣搉鹽使遷光禄大夫天成三年五月為人所訟使過官錢按之不虛且令徵納填贓纔足自舉欲就通班勑旨停見任

周護末帝時為户部郎中充鹽鐵判官大通賄賂輒無避忌掌計者目之無如之何清泰之政隳焉

晉董遇高祖天福中為三司副使阿附人吏滯於部斷

有王景遇者累掌銅鹽雜務善以賂事人朝廷之間多有受其媚為之左右者因其貨數千萬賂遇求為解縣搉鹽使數年敗負下獄景遇蔓引數十人而遇以受賂聞

周李知損仕晉為右司郎中充度支判官坐受搉鹽使王景遇厚賂謫於均州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一